

續資治通鑑

六

朝散郎直學士知太僕寺卿李 焘 經進

宋神宗

曹為深藏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復武臣同提刑○
 以唐介叅知政事○增太學生員初二百員至是又增置一百
 員○三月潭州雨毛○夏四月王安石入對上曰方今治當何
 先安石曰以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何如對曰陛下當以堯舜
 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行不盡合先王但乘隋亂子孫又皆昏
 惡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
 不難但未出學者不能通知常以為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
 立法以中人為制也○六月錄唐魏徵狄仁傑後○河決恩莫
 等州○秋七月城葺築初秦州生戶為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地
 百里名葺築知府馬仲甫請城而耕之○司馬光權知審官院
 百官上尊號光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
 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

獨無深以為耻於是羣臣復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
 地之主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
 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答曰非卿朕不
 聞此言善為答詔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眾邀名者遂終
 身不復受尊號○以陳升之知樞密院升之知樞密院也出將
 作監主簿助教告勅募人入粟○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
 飢河決當度牒以濟急從之○京師河朔地大震○雨水○八
 月孫魯罷○復行崇天曆○九月詔勅祖子孫屬近而行尊者
 一人製地王之○河南北分置監牧使○執政以河朔災傷國
 用不足乞令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先言兩府
 所賜以疋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
 刺史以上皆減半光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先言救災節用
 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言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
 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光
 曰袞辭祿由賢於持持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

三
石
八
三
八
三
八
三
八

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是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兩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敗武帝之言以見武帝不明耳至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近責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責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

熙寧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時弼以足疾未能入見聞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所致弼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為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未幾入見又言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聽納又言今所進用

多是刻薄小才小才雖自可喜然害事壞風俗恐須進用醇厚篤實之人

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成湯禱雨必剪其爪以六事自責古人於天戒不敢不祗畏也如此漢時有日食地震之變必延郡國賢良之士以訪闕議祖宗朝有水旱蝗蟲之災皆避正殿減膳徹樂或出官人理冤獄此皆得古帝王用心宜其享國長久受天之佑若災異之來一付之天數則人君之心果何所畏而人事亦皆棄而不修矣熙寧建議之臣其言及其真亡國喪家之兆非富弼公辭而闕之天下其亦殆矣王安石參知政事上召對曰富弼曾公亮與卿協力弼聞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須勿為嫌疑朕初亦欲從容除拜覺近日人情於卿極有欲造事傾搖者故急欲就職朕嘗以呂晦為忠直近亦毀卿趙抃唐介皆以言擢塞弼進用朕問曾公亮亦云誠有此卿且與朕力變此風且不知卿等設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務也上以爲然初弼殊固曰安石可相

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安石為人少容恐不可曾公亮薦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變更以擾天下

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杜鵑洛陽舊無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推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推桑洪羊劉晏相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生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又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上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

○事以呂惠卿蘇轍為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多與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笞必用州縣不勝煩矣

○三月冊乘常為夏國主
○夏四月河決
○地震
○旱避殿減膳
○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父早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富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以同天節虜使高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併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

○唐介薨上臨其喪益忠肅
○五月定縣令考績法分上中下三等
○弼又上疏願益畏天威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回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弼既上疏謝復申戒更願不替今日之志不以異同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弼初見上上問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法行

惠顧二十年口不言用兵以九事為戒未幾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御史中丞呂誨言王安石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推其用舍保時休否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因疏其十事安石求去既留而誨出知鄧州○趙抃自成都召還上命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抃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抃曰聞卿疋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抃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又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抃力言之即罷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上嘗曰朕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司馬光論內臣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七上手詔問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賔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萬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郎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閣門祗候光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之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呂公著薦程顥授太子中允兼御史裏行上章論王霸略曰得大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為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道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八月御史劉述劉琦錢顛等言王安石專肆曾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上不聽乃貶琦監處州鹽酒稅顛衢州鹽稅述出知江州○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出知河中府初純仁自陝西監副召還上問曰卿在陝西又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對曰城郭完全甲兵粗修儲糧粗備上愕然曰卿材能如此朕所倚賴又曰臣願陛下無深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

釁美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虛費寶貨不惟為今日目前之害

又將貽他時意外之變上嘉納之純仁雅與安石厚善至是數
言事多忤安石最後言辭向不可為發運使安石滋不樂劉琦
罷純仁又言琦不當罷請速解安石機務留章不下純仁力求
去不許未幾罷諫院為起居舍人純仁固辭安石遣所親諭純
仁曰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休我也言不用萬鍾何
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省曰忽聞今日詔命以劉琦等言事
多失實事輒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落御史充監當官者
天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美是以仁宗開廣言路先
帝容納直言此皆主上所親見今主上遇事繼明思紹先烈而
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化失其前後刑賞乖於輕重中書
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官責敢不論奏而柄臣遂據其
罪欲其遇事退縮雖於政府便安而主上將何所賴王參政專
任已能不曉時事性又率易輕信姦回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
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
俗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為賢能薦薛向為閔才指呂晦

宋書卷一百一十一

五

為無用而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寬容依隨苟且趙
參政心知其非而詞辨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伏
隨平心度 亦為國計安石見之怒擢以白上上曰宜與一善
地故有河中之命○蘇轍以書抵陳升之王安石論遣使按求
農田水利徭役之失又曰發運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
今將變為青苗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
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
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為賈已厚然後使民各輸所有非民
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
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此均輸之說轍所未
論也常平條勅纖悉具在患在不行非法不弊必欲修明舊制
不過以時歛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未令乃改其成法雜以
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賞罰以督處欠法度紛紛何至
如此况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歛之則結怨於民捨之
則官將何賴青苗之說轍所不許也且乞補外任遂授河南府

推官河北流既塞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九月行青苗法置常平官初王安石既執政出一卷書付條例局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以檢詳文字有難力言其不便而止已而王廣廉者乞度僧牒數于為本錢行陝西漕司前所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安石遂請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尋乃置河北陝西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命廣廉等為之條例司又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預結令隨稅納斛斗其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聽從便仍遣官提舉從之時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米畧計千五百萬以上貫石乃復推行其法於諸路○冬十月富弼累表以疾求去上勉從之以使相出判亳州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言於上曰北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所進用者多小人請處地動災變宜且安靜上問弼曰卿去誰可代弼薦為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安石如何弼默然○以

陳升之同平章事上問司馬光曰近相陳升之外議如何光曰聞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叅政皆楚人風俗可以更得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它人莫及朕知其才故使之典軍政今任之為相政欲輔政治之闕失必能勝其任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漢高論相以王陵少戇陳正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了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上曰然升之固甚朕已戒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不至矣彼聖欲去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論及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上曰應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端江充李訓皆無才何以動人主○臺官許請對從張戩程顥之請也如有請對並許直申閣門上殿○十一月置諸路提舉常平官○程顥謂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人方疑以為不便今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為險要或為盜賊同何也介甫曰方新法

之行舊時人不肯而前因用一切有才力假法行已成即逐之
却以老成者守之所謂知者行之仁者守之顯曰以斯人而行
新法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大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
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安石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
雖悔之何及也○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
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言論曰秦州非朕意也已而留不遣
他日秦事殿中上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
用唐介矣元發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
淑問孫覺言公知上不信悉以其言示之所以慰勞之者甚厚
元發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
水懷城池廬命元發為安撫使官之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
而爰舍元發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
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隋吏修堤防
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河
東行交子法置務於潞州○通英進續至蕭何曾參事光曰余

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
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
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
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讀
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
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
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
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光惠卿言何如光
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河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
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
新國用輕典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
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
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
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者

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則詆之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光曰臣上疏指
陳得失如制置司條例司皆在中未嘗曾達聖聽否上曰見之
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則臣之罪也上
曰相與論是非而已何至真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從戶內
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洵洵皆以為不
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光曰朝廷散青苗錢故事不便呂惠
卿曰公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
民也光曰青苗出息富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
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願取則與之不願不疆也光
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疆富民亦不
疆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
河東立和糴法以給戍卒時人稀物賤米斛十餘錢章東八錢
民皆樂與官為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常守其價不增
歲况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遂為河東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四

河東之和糴也上復謂光曰卿勿以呂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
不敢遂退○十二月重光入死罪法○今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
熙寧三年春正月錄周唐後○青苗錢禁抑配委提刑察
奏敢阻遏當請者亦如之○知通遠銀臺司范鎮言常平倉始
於漢之盛時賤則貴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而散之恐傷民
也最為近古青苗錢者唐衰亂出之所為青苗在田先估其直
收斂未畢已趣其償是盜跖之法也未幾又奏乞罷青苗錢歸
農田水利差役於州縣而召還使者乃降是詔○右正言李常
孫覺言上廣康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
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又富者不願取貧者乃欲
得之即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民間喧然以為不便○二月判
相州韓琦言準轉運司及提舉司標給散青苗錢須十九以上
為保三等以上為甲頭等第散錢更有餘錢坊郭戶願請者五
錢貧百二等而上更請者坊郭戶皆依青苗支借又

鄉村有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配其實官吏防保
力下口求納異時只責甲頭代輸復收責該縣若人不願請結
非保明申報續差官曉諭如有願請者則于繫人別作行遣或
具申委官吏畏懼未免抑配上補增姜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
始請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強
與之王安石動然變色曰孰取情願則別無所用自不復俵既
有保甲則難於納者自不能請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
抑配上戶爾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但絀責一二人則此弊自
絕縱使州縣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
所陪止三貫因以庸常平儲蓄以待凶荒比之前代科率百姓
出米為義倉未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上曰須要盡
人言料文彥博富弼亦以為為不可但腹肚韓琦來說真忠臣也
安石曰事之情偽是非若不能察惟務多納人言恐非但常
平不可為矣遂稱疾求分司翰林學士司馬光批荅略曰今
士論沸騰黎民騷動乃欲遠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為

無憾朕之所望將欲護誰安石怒抗章自辨上封還其章論以
失於披閱安石既入見固請罷上幾慰之○司馬光辭樞密副
使奏云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任直庶幾有補若徒榮祿位不
能力救生民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身此臣所以累違詔
命不能祇受也方今筵畫之臣徒見目前之小利不思久遠之
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變更先王
之正法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
臣誅剝齊民設良則以允增允立法則以苛蓋苛使四海危駭
百姓騷然猶且堅執不肯自以為非也青苗法行見此抑配臣
恐十年之後復有既盡者矣負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粟帛
軍資之費何從取之兼放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
加以水旱之災朝廷豈容坐視流亡轉死而督責如故其勢只
得蠲除是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不可復收矣官錢既放散百
姓又困窮此可以為善矣○上曰卿言及一千餘萬貫願令無
常平倉作權本前此天下

致散盡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至於
欲計畝率錢在入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流瀆民田與夫洩三
十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故大小皇皇不能自安
陛下誠能昭然覺悟採用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追還條例
常平使者則臣雖盡納官符但為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
矣若言不見用雖實諸二府天下徒指為貪榮之人上章力辭
至六七日上趣令光入見且曰上誠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
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
上遣人謂之曰樞密軍事也官各有職不當有他事為辭光言
臣未受命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既入見又
累奏辭位上諭執政罷青苗曾公亮陳升之欲奉詔數日不決
安石入謝上曰青苗法盡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
物耳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持之益堅人言不
能入光亦卒不受命則以書諭安石三往反開論其至猶幸安
石之聽而解也且謂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時齟齬可增後必深得其力詣說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
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書曰覆王氏者必惠
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惠卿果叛
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光
先知○時有知越州山陰縣陳舜俞以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
降監南康軍統五年而卒蘇軾為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
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悉之云○許州長葛
知縣樂京白提舉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使之條悉又不報不肯
治縣事乃去提舉官勅之奪著代佐即○劉蒙知唐州湖陽縣
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其法蒙以為不便不肯與議退而
條上其言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趙抃自陳參政後感激思
奮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以公議為主安石初參政事
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前法慈自曰公坐坐不讀書爾抃折
之曰君失言矣如皋夔夔笑之抃有言而後安石議論
多不協既而司馬光

上疏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小大射利之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書由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射利而輕失民心不罷書由使者而輕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得小而失大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也言入即求去不許是歲復申前請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抃素號寬厚抗之無異子弟皆駢聚為惡抃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黜配它州惡黨相率遁去未幾徙青州用其朴厚臨以清淨青人便之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雖自淄川來及境遇風退飛集而盡東海殺一考婦枯旱三年熟臣無罪而戮六月飛霜災祥之來未有不因人事之所感召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殺氣之多有傷天地之和蓋天人一理人事得於此則天道應於彼自古守令有善政及民而能反災為祥者多矣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撲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此皆德政之所致也趙清獻公知青州為政清靜蝗獨不入其境其與反風滅火虎自渡河者何異此無他民樂其政故能以和氣致天地之祥而災沴之生多緣於立政也以此觀之天人果有二致哉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程顥嘗與孫莘老於上前言書由事不便又嘗與介甫言管仲猶能言出入言嘗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苦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言道此則左賢誠意特張天機於中書大博介甫怒遂以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聽用從此實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可行遂坐貶顥遂行其既而除京西提刑顥復求對見上上曰有甚文字顥曰今恐尺天類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顥曰陛下不宜輕用兵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九月置中書檢正司○韓絳宣撫陝西○曾公亮罷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上方向安石公亮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絳嘗言公亮不正數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附已於是聽公亮罷相

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欲結
黨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押班之責知幾而去彼小人易進
而難退變法之禍公亮可逃其罪耶

交趾叛詔郭逵討之弼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
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北界上手詔問公弼言
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蘇軾罷先是詔
湖北運司體量蘇軾居後服除往復買販又妄冒差占兵卒事
安石分謝景温劾軾遂通判杭州○范鎮言青苗法疏三上不
報邇英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
之北鎮曰預買亦弊法也若陛下躬行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
買去之奈何更以為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便送
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鎮皆封
還其詔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
不敢就職詔許辭免鎮再封還之上知其不可奪以詔直付光
不由門下會有詔舉諫官鎮舉蘇軾應詔而御史知雜事景温

彈奏蘇軾鎮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
石怒罷文仲歸故官鎮上疏爭之不報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願
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言怒賞罰事曰陛
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
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之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
聞者皆為公懼鎮上表謝其累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
心又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
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
鎮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嘗至觀致酒盡歡或勸之稱疾
北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知天何○上試進士葉衡等
二百八十九人擢祖洽為第一廷試之策自此始○司馬光罷
初上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善言
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
守昨學士院廷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蓋
開光所為也光屢請外至是出知永興軍朝廷進退猶乞免之

路青苗助役宣撫以下令分畿勇四番欲更戍邊諸軍驍勇寡
閭里惡少為首兵民為敵糧餼敵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
樓櫓如邊郡二輔雖然光一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
事而求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悉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軍
興臣坐之於是 願獨得免移知許州不赴自是絕口不言事
○冬十月雨水冰○陳升之以母喪去位○十二月立保甲法
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
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以韓絳王安石同平
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安石嘗國兵其不附已者一時排斥新法諸賢不使之於外
任則貶之於海隅而用韓絳並相則同惡相濟矣

上策賢良對策者議新法制策中禁切言者其終篇云母謂
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為其惟改之
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其悉以文陳朕亦不
憚於有為焉時賢良方正台州司戶參軍文孔仲對策入第三

等極論新法之弊安石不悅言之上以詔所當意尚流毀薄時
政不足收錄令流內銓告示還識任者非之

熙寧四年二月王安石議更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
論策取進士○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滕元發除翰林學士

夏國主秉常遣使元發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
不能分建諸豪心以全地與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
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何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

權使經營而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矣上奇其策然不
果用已而除瀛州安撫使元發入見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
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空黨人所快則天
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之改容以皇考諱

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
屏息○三月夏人寇邊○韓絳罷以無寧堡失守也○夏四月
以常秩為右正言○振河○六月富弼徙判汝州○歐陽
脩以老病乞致仕馮京請留之上不許王安石曰脩附麗韓

琦為社稷臣尤惡紀綱立風俗變上曰修為言帝官獨能言事
安石以其後日所為考其前日用心則恐與近日言事官用心
未有異又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
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為然揚繪言今惟臣告歸或屏于
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二呂晦年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五而
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
陛下可不思其故耶○秋七月楊繪劉摯等○八月以王安石
子雱為大中允崇政殿說書雱欲進用乃與父謀曰執政子
雖不可與事惟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
三十篇及注道德經鑠鬻于市遂傳達于上而鄧綰曾布等又
力薦之遂有是命安石喜雱得親近能附已固不復辭○高麗
來貢○九月辛卯大饗明堂○夏人請和○以王安國為崇文
院校書安國嘗力諫安石以天下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元惡為
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門滅矣又嘗責曾布以
謀或丞相布曰足下人之子弟變法何與足下事安國勃然怒

曰丞相吾兄也丞相若由汝殺身破家發擢丘壠累及先人豈
得不與我事耶建太學立三舍法初學為外舍不限負外
舍升內舍二日負內舍升三舍一百負生負各治一經○冬十
月詔差役弊民其惡之更出直募人充役令人戶等第輸免役
錢○十一月作中太乙宮○夏人請和

呂中曰太祖之待李彝興不過世襲之邊將耳李彝興才非

其始不過邊將之族將互自其職以國姓名以保吉保忠名
不正言不順會以塔其賊心其失二也然屢叛屢服未至與
中國並立而為王狄也自謂廷力不能制乃使保吉復入夏
臺故地自保吉既降建康以五州無故而與之重地所
以塔其入寇之心其失三也元昊納節東向別西夏之為患
大矣

明教部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中書院編修官李 焘 經進

宋神宗二

熙寧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巡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
 二月振兩浙饑○濬二股河○三月立文武換官法○行市
 易法○以內侍李憲為河北沿邊安撫○成都以戍卒為憂朝
 廷選擇大臣為蜀人所信愛者莫如趙抃即日除資政大學士
 知成都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往者卿能為我行乎抃曰陛
 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抃乞以便宜從事即日辭
 去至蜀密為經略而無勞間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
 有卒長在堂下諭之曰吾與汝亦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
 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我必盡眾此戍邊得餘貲為室家計
 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劾非民李孝忠集
 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民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下法
 吏以意決之願孝忠以私度罪除皆不死○夏五月置通遠軍

乃唐古渭州也○行保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申願養馬者
 聽仍以陝西所市者選給之○六月王安石求東南一郡上曰
 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純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
 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未幾又
 求去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
 如呂晦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惑但乞均受免而已上曰周
 公為成王所疑故逃居東及成王不疑則歸周縱朕於卿有疑
 今既相見無疑矣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安石復具奏閣門有
 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又令內侍規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
 臣去臣不敢固違然臣實病若更勅半年不可強未免再煩
 聖聽上曰朕不問每事賴卿扶持安石曰陛下以郭達誕謾故
 許其辭秦州既而達譖王韶陛下又從之遠知陛下可欺故敢
 放縱為王韶之獄今枉純奏王韶計在東事本不相關又輒如
 此誣罔陛下誠能照姦而斷以義則無人敢如此上曰只為事
 難得分明者安石曰事何嘗不分明但是陛下不窮究到底前

行保馬 養馬

新法

後小人為欺豈是盡無形迹但以陛下會期不肯窮究到底豈有不分明之理○復武學○秋七月初以文臣為都承旨○閏月命章惇察訪湖北誠開梅山徭人納土○八月王韶復武勝軍改名鎮洮○歐陽修卒修年十五六時得韓愈集本學之獨能棄時俗故步修文行于山文體為之一變○以陳升之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貶唐惇惇自小官上書乞斬非青苗法者數人王安石薦之以本官同知諫院事一日惇扣殿言安石擅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王珪由事安石元絳薛向安石順旨氣使無異家奴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非陛下耳目陛下不聽臣言不得久居此座再拜而出詔貶潮州別駕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乃有是命○頒方田均稅法○京西分南北路○九月少華山崩○冬十一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夏安撫等使○御史張商英劾奏察院黨庇使人任遠等十二事文彥博等皆不入院送印於中書乞令有司推治韶商英監荆南務○十一月兩土

熙寧六年二月王韶克河州○上親試進士余忠等四百

人擢忠為第一○詔諸路各置教授○三月置經局訓詩書周

禮義命王安石提舉以呂惠卿王雲同修撰○夏人寇秦州劉

惟吉敗之○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置律學教授四員公

試習律令生員義二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

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五月瀘夷寇邊○置勇

敢效用河東鄜廷秦鳳環慶熙河路各以三百人遷原路以五

百為額○六月置軍器監○周惇頤卒初名惇實字茂叔後避

英宗舊諱改今名初用舅氏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

為南安軍司理洛人程珣攝道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

其為學知道也使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熙寧初除廣南轉運判

官改提點刑獄以洗冤擇物為己任施設未竟而病作遂求南

康軍以歸至是卒年五十七惇學力行聞道蚤遇事剛果有古

人風為政精察嚴恕務盡道理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

盡以周宗族賓友家或無百金之儲及父司而歸妻子饑寒或

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德懷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花岩，下合於溢江，停頓家世，道州管道，濂溪人也。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上，有太極圖、易說、數卡篇傳於世。○秋七月，河北分東西路。○九月，試武舉二十四人，授緣邊任。○王韶克洮岷疊宕，四月，幅員二千餘里。○冬十月，以熙河功，解玉帶賜安石。王韶加資政，毀大學士。○振兩浙江淮飢。○章惇平懿，洽州蠻。○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外諸路並通行。○滕元發知定州，許入覲，乃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爾，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於民者，且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知治兵。元發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愧服。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元發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得體，邊人安焉。元發因作堂以安邊明之。公

去國父而心在王室者，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神聖文武自足，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遵其言。○熙寧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得地二百四十里。未幾，渝州獠人木斗叛，詔本體量安撫獠人，以濠地來歸，得地五百里。爲四塞九堡，奏至上大喜。及本還，命知制誥。○二月，董氈將青宜結鬼章數擾河州，屬蕃襲殺來木軍士，言便臣張普等又以書詆思立，思立不能忍，帥蕃漢兵六千攻之，于踏白城鬼章衆二萬餘，思立與先鋒將王寧承受，李元勳戰沒，賊遂圍河州。又圍岷州，道路不通者數月。或請退保，總管高遵裕曰：敢議此者，斬登西門，選裨將出擊之。賊遂退走，以遵裕爲岷州團練使，旌守城功也。○二月，旱。○減兩浙預買紬絹，先是遣沈括察訪兩浙，括言上供帛元額九十八萬，日積月積，高宗請罷之，以寬民力。上從之。○遼使奉國書言欲遣使入，彼國尉應朔三州乞行毀徹，別立界。○

定奪○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司馬光時已退去洛中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充居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天久不雨河東河北陝西飢民皆留入京城而京城外飢民尤多福清鄭俠時監安門畫而為圖且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護後困頓違違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况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上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善從臣學而乞避位上不許於是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倉及放商稅青苗免役亦行罷催使又自劾擅發馬遊詔開封劫擅發之罪○詔免錢每千納頭子錢五文○夏四月詔權罷方田及編排保甲是日雨○

兩電○王安石罷安石執政六年先是上侍太后同岐王顯至太皇太后宮太皇謂上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盡罷之上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之者甚眾上欲保全不若慙出之歲餘復召之可也上曰學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顯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上怒曰是我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顯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安石益自任一日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謂上言新法之不便者曰王安石變亂天下上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會久旱百姓流離上益疑新法之不便欲罷之安石求去乃罷相知江寧天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五月火雷電○罷制科○以呂升卿沈季良為崇政殿說書○六月治臺獄鄭俠○秋七月呂惠卿言免役出錢未均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八月曾布罷○置提舉保甲官○九月以章惇為三司使○三司火○十一月丁巳○十一月置熙河買馬場○以王

熙寧八年春正月京東分界西路○雨水冰○二月以王
安石同平章事時惠卿既得志恐安石復入遂逆聞其途既出
安石私書有曰毋使齊年知及毋使上知者進之於上又起李
逢獄事連李士寧士寧有道術安石居喪與同處數年意欲併
中安石也又起鄭俠獄事連安石弟安國罪至追勤凡可以害
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州絳州乘間白上復相安石上
從之惠卿聞安石再相譏然○大開○行戶馬法○三月遼使
復來請地編指新朔應三州分水嶺土隴為界沈括報使括尋
於樞密院閱素積得契丹須歲始議地畔書指石長城為分界
今所爭乃黃鬼山相遠二十餘里表論之上喜愕謂括曰兩府
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上自以筆畫圖持責輔臣使以圖示虜仍
賜括銀千兩曰微卿毋以拆邊訟○上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
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震武為曠河西
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蓋遼漢州郭

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其文法而少
道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詐者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
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
世邊鄙不虞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人故遠取燕薊自是歲有
契丹之虞曹彬劉延禧潘濬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
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於食矣
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
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
臣建開拓之儀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舉
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使
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養養吏士
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符置酒殿屋英頓
泚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權臣如故事今大
臣與議無復帝尊與虜交口上曰朕以卿等謀和之後中國不
復為善後之備以修

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以滕元發知青州初元發見知
 于英祖未及大用書其姓名于禁中神宗知之既見姿度雄爽
 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
 易位者朋黨亂之也上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元發曰君子
 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
 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大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為
 右正言累遷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元發性疎達不疑在帝前
 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
 無避諱輒以問之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元發隨事詳答不
 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訥訥恐公有云而帝信之故相
 與造事譏諷帝雖不疑然亦出公補外先是富弼守青州嘗置
 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弼既去軍稍闕不補元發至青復完之溢
 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
 盛其責守城池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為遷謫意。上以
 屬情無厭賜前宰相韓琦富弼文考博曾公亮手詔以待遇之

要備禦之方令密具以聞琦言近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

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遣

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虜之疑者

七事相高麗一也建熙河二也西山植榆柳三也創保甲四也

築阿比城池五也創都作院六也置河北二十七

將七也。如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遣治

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擊四夷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以

文太平故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夫欲攘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

邦國困搖眾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謂宜遣使報

聘優致禮弊真言朝廷向來與作乃修備之常宜有他意如將

官之類因而罷之以釋虜疑陛下益養民力選賢任能使天下
 悅服塞下有餘蓄帑中有羨財侯虜果有衰闕之形然後可排
 威武而復舊疆。夏四月罷河南北監牧。○湖南水。○行奉元
 會。○錄趙普後。○五月雨土及黃毛。○陳升之罷知揚州。○六
 月領王安石經義于學官加安石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

子勇呂升卿遷秩有差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註悉廢矣○韓琦薨時判相州未薨前一夕大星殞州治檉馬皆驚上聞計輟朝發哀後死謚忠獻琦天資忠厚能決大事辭氣雍容人不見其憂喜之色凡所建明顧義如何不私於己輕財好施家無餘貲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獎拔賢俊苟公論鮮與雖素所不悅必收用之後之論賢相者必曰韓琦○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蝗命捕之易以粟○韓絳罷絳居相位數與呂惠卿異議王安石復相論政愈駁絳屢稱疾求罷出知許州○修京城○九月立武舉絕倫法○冬十月御史蔡承禧奏呂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罷知陳州先是安石遣堂吏齎御史中丞鄧綰章示之乃上疏自辨而王呂之怨日深矣○華出軫大赦求直言○十一月交趾寇邊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救安石怒薦趙鼎為安南招討李憲燕達副之交人陷邕州都監張守節死之知州蘇緘命其家二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縱火自焚尋

宋紀卷之二十一

七

增緘奉國軍節度謚忠勇安石不信從○兵於華星乃推之交趾云○熙寧九年竄沈起劉彝自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齒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遼人右臂又用章惇為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已為占城所敗眾不滿萬亦可計日以取安石乃以起知桂州起至則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又於融州疆置城寨誅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為言乃罷起治其擅招納之罪以彝代之彝至復生事交人大舉入寇至是竄起邕州彝隨州○以郭逵為安南招討趙鼎副之○兩電○二月上策進士徐鐸等四百二十人擢鐸為第一詔自鐸以下並試律義斷案考官陳鐸等以考第一甲不精並罰銅○西番鬼章寇邊韓存寶敗之○夏四月茂州夷寇邊命內侍王中正經制之○冬十月鄧綰練亨甫罷綰始附會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安石上益厭安石所為綰懼安石出而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語事安石子勇以進至是皆屏○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屢謝

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益厭安石所為遂出判江寧府○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十二月命內侍李憲持置秦鳳熙河邊事○郭逵敗交趾兵于富良江去交州三十里獲為太子洪真李乾德請降得其廣源等五州之地而還○兵志是年係籍義保甲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有奇

熙寧十年春正月以范純仁知慶州擅發常平封樁粟麥收卹流亡多所全活○二月鬼章寇岷州种諤敗之○夏四月河北京東盜起遣使安撫○秋七月河大決北流繼絕○九月邵雍贈著作郎諡康節雍字堯夫衛州人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必可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夫萬物之變然後類然其順浩然其歸嘗適吳楚客晉梁後徙于洛蓬萊環堵不蔽風雨躬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而就學者日衆與人言必依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人之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立義倉○十一月甲戌郊○十二月張載卒載年十八

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盡究其說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訪二程于京共語道學之要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退居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殆與前聖合然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上嗣位之二年以呂公著為召入見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上說曰卿宜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後與執政語多不合命校書宗文辭未得謝復按獄浙東獄成造朝會第戲以言得罪益不安乃謁告西歸行次臨潼卒

元豐元年春正月命官詳定郊廟禮文○高麗比年遣使朝貢上嘉其勤誠遣高善使之○閏月曾公亮薨上臨其喪益宣靖公亮善為士多得人然各膏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為

山所議。除張方平六一官便進退。皆與執政同。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方平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安石為政。罷銷錢。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船。以銷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方平極諫。其言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會有星變。詔求直言。方平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為恐懷。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爾。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太史言日當食。驗之不食。有大星裂于內階東南。有光燭地。大星出。匏瓜聲如雷。○瀘州納溪蠻入寇。命驛存寶經制之。○秋九月。交趾來貢。且請還廣源蘇茂等州。上賜李乾德詔。俟德詔。俟德三州人口歸。復舊地。即以廣源等處復還之。十一月。復置大理獄。置景福殿庫。上每懷北虜。強勵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聚金帛為

兵書是年始更庫名

元豐二年春正月。趙抃致仕。抃自知杭州。告老退居。于衢有溪山松竹之勝。後六年卒。○二月上。試進士。時彥等二百四十一人。擢彥第一。○張方平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迎。送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方平不敢仰視。師征安南方平以謂舉西北壯士。健為棄之。南方其意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浴輿器。奕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編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五代。藩鎮傾奪之風。皆可以計。彼者也。還條上。九重時習知變事。皆服其精練。師遠如其言。新法。皆方。河。同。農。又。併。祠。廟。之。官。皆。得。錢。聽。民。為。買。屋。廟。中。無。所。不。至。宋。王。業。所。基。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南。江。以。主。太。火。子。為。宋。始。封。此。二。祠。獨。不。可。免。於。蠶。子。上。云。安。石。出。曰。後。神。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神。廟。皆。不。蠶。方。平。云。念。安。石。以。蠶。事。益。切。至於。兵。尤。

自為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為一好惡定
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六月命內侍李憲經
制熙河○追封程嬰成信侯并曰忠智侯○秋七月舉兵分道
伐夏國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
延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董繼會師夾攻而董繼集六
部族兵十二萬分三道來會憲克蘭州請城之种諤攻圍米脂
寨遂乞不受王中正節制上以其有采脂之功詔從之諤入石
夏銀三州遵裕復清遠軍入環慶二州中正入宥州劉昌祚軍
大敗夏入于磨哆隘乘勝至靈州城下奪門將入遵裕馳使止
之遵裕繼至與諸軍合攻城凡十八日不下諤之師死者什二
三及他將之師亦以道遠乏糧多至逃死遂詔班師○韓存寶
討夏夷乞弟失律斬于瀘州○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元豐五年春正月以李憲為逕原路制置等使知蘭州李
浩副之种諤知渭州浩諤於制置司並用階級法○三月江西
提舉劉誼上疏論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弊及役法十害與賣

鹽之患上批劉誼既有所見自合公心陳露輒敢張皇上書意
欲築壞大法且加黜責以儆在位○上親試進士黃裳等十四
百餘人以裳為一○兩上○夏四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官制
成以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仍兼門下中書侍
郎改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為之詔以五月
朔行官制始改命百官以三省統領百職事無小大並由中書取
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曾鞏為中書舍人鞏嘗叙戰國策論
死諸子及梁陳書識者以為可比劉向初與王安石善安石稱
其文章謂世無有○五月命內侍李舜舉同徐禧如鄜延議邊
事○夏人寇邊鄜延王英死之○六月召李憲赴闕罷兩師再
舉之議○九月夏人陷永樂城先是朝廷從徐禧之議即永樂
小川築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城成賜名銀川寨夏人聞之
舉兵來爭禧亦自永樂引兵趨銀川寨之賊二十萬衆攻
城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悉破之則散後雖有重者亦不
敢進此常勢也慶安城天以○禧之舉保集則衆寡不支

諫官○罷義倉○河決大名○葬神宗于永裕陵○知吉州安
福縣上官公頴奏曰耆壯戶長法之始行皆出於崔及其父也
耆壯之後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是
何異使民出錢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乃詔並募充仍等第給
崔錢○復坊正並募人充給崔錢○十一月祔神宗祧翼祖○
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司馬光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
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
為諸路模範矣○十二月于闐進獅子却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二

前集

淡直為原其於地也... 以權下... 所宜然... 為諸路模範矣... 十二月于闐進獅子却之

